

## 文学研究

## 《毛诗序》作者略说

傅 刚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诗序》的作者,有孔子、子夏、毛公合作、国史、卫宏、诗人自制诸说,卫宏一说影响尤其大。但经过有关经、史材料的搜辑排比,则可以发现卫宏和国史之说皆不可信。对于前人所说的续序,也应该具体看待,有些被认为是续序的,其实在《毛传》中已有相应的文字,所以不一定是出于后人所增。

**关键词:**《毛诗序》;《诗经》;卫宏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2-0091-08

《诗序》,是指《诗经》各篇揭明题旨的文字。诗三百五篇,各篇皆有序,唯《关雎》之前序,文字较长,且用来阐发关于诗、志、情的关系,及论诗的政治作用等,与《关雎》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后人一般将这段文字中,自开头的“《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为小序,自“风,风也,教也”至“诗者志之所之也”至末句“是《关雎》之义也”为大序。又郑玄《诗谱》说《关雎》为大序,《葛覃》以下为小序。关于《诗序》的起迄,自汉代以来,诸说纷纭,比如朱熹就以为大序当从“诗者,志之所之也”至“诗之至也”,至于开头的“《关雎》,后妃之德也”至“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以及这整段文字的末尾部分“然则《关雎》《麟趾》之化”至“是《关雎》之义也”都是小序。这等于说小序分别取这段文字的开头和结尾两小段有关《关雎》的讨论,大序取这段文字的中间部分。但据《经典释文》,说旧说以为自开头的“《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为序,自“风,风也”至末为大序。

后儒对《诗序》讨论很多,认识亦不同,遂又生出诸多新名称,如大序、小序、前序、后序、古序、续序、首序、下序等八种。除了上述我们介绍的旧

说大、小序概念和范围以外,后人又重新发明出大、小序的概念,如认为《诗经》中各篇的序,并不全是子夏所作,首句之发端一二语可视为子夏作,是《诗》之小序,以下则是后人续申之词,则是大序<sup>①</sup>。首句发端一二语为子夏作,据南朝沈重说,此说肇端于郑玄《诗谱》。孔颖达《毛诗正义》引沈重说:“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sup>②</sup>然读孔颖达所引《诗谱》,郑玄未言《序》为谁作,故清人陈澧《东塾读书记》说沈重之说不知所据。沈重南朝人,或南朝时所传《诗谱》有此意?不过,据沈重之意,已经认识到《诗序》不尽为子夏作,后人有续序之。清人陈澧《东塾读书记·诗》说:“《仪礼·乡饮酒礼》,贾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之类,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义而亡其辞’,是毛公续序,与沈重足成之说同。今读《小序》,显有续作之迹,如《载驰》序云:‘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此已说其事矣。又云:‘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此以上文三句简略,故复说其事,显然是续

收稿日期:2015-11-20

作者简介:傅刚,男,江苏睢宁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范处义《诗补传·明序》:“《小序》之下,皆《大序》也。”《通志堂经解》本,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影印版。

② 此说为《四库全书总目》所据,谓:“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郑玄《诗谱》也。”(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9页)

也。《有女同车序》云:‘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此已说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简略,故亦复说其事,显然是续也。郑君虽无说,读自明耳。”陈澧推阐续序之说备详亦甚有理,可以证成首序、续序之说。

后人谓首序之说起于唐人成伯玑,实则郑玄、沈重已发其端,唯成伯玑著书立说,俨然发明,首序、续序因以为时人所关注。成伯玑此说对宋儒影响很大,遂据此发明出古序、续序等新说。姚际恒《伪书通考·诗序》说:“世以发端一二语谓之《小序》,以其少也;以下续申者,谓之《大序》,以其多也。又有以《小序》为古序、前序,《大序》为后序,今皆从之。《郑谱》所谓《大序》,今所谓《小序》也;所谓《小序》,今所谓《大序》也。今不用其说。”按,古序说倡自程大昌,其《诗论》十说:“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程大昌以为,今传《诗序》,子夏所作古序与卫宏所作序混并无别,然而可以考出。他说:“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谓之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世谓大序者,宏语也。”范处义则将此称为小序、大序,他说:“诗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国史记作诗者之本义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国史之所述。”关于《诗序》的不同说法,可参看张西堂《诗经六论》<sup>①</sup>。

## 一、卫宏所作说讨论

《诗序》的作者,有孔子、子夏、毛公合作、国史、卫宏、诗人自制诸说。《经典释文》说:“沈重云:按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这是陆德明据沈重引述郑玄的意见,南朝萧统编《文选》,收录《毛诗序》,即署卜子夏之名,当是接受郑玄的意见。又《孔子家语》卷九有“子夏习于《诗》能通于义”的说法,魏王肃注说:“子夏所序诗义,今之《毛诗序》是。”前人谓《家语》是伪书,但王肃是魏人,略晚于郑玄,是知至少汉末已有子

夏作《序》的说法。关于孔子,则是宋人程颐的说法。《经义考》卷九十九引程子说:“《诗大序》,其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圣人作此以教学者。盖夫子虑后世之不知诗也,故序《关雎》以示之,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这是以孔子作《大序》。王得臣以为《诗序》非出于子夏,“圣人删次风、雅、颂,其曰美、曰刺、曰恶、曰规、曰诲、曰诱、曰惧之类,盖出于孔子,非门子所能与也。若‘《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题,其下乃毛公发明之。”蔡卞曰:“作《序》者,不知自于何人,然非深通于法言,莫之能为也。或以为子夏、卫宏之所为,则疑其不能为也。”孔子说《诗》,证据显然,虽未明言其作《序》,但自先秦以来文献颇有与《序》相合者。即当代所出战国时楚竹书《孔子诗论》,亦与《序》多合。故若说《诗序》传自孔子,不能说全无依据。但如宋人仅据《诗序》题旨宏远,非圣人不能为,显然证据不足。且汉儒不言孔子,宋人何可凭文辞而定孔子?不过,这一问题涉及颇广,需专题讨论。本文仅就卫宏作《序》以及国史作《序》两说加以探讨,盖卫宏一说影响甚大,此问题不解决,则无从谈《诗序》是否产生于汉之前。

关于卫宏,本出自《后汉书》。《后汉书》曰:“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故今传于世。”卫宏作《序》之说,后人信之者不少,宋叶梦得说:“宏诗序有专取诸书之文而为之者,有杂取诸书所说而重复互见者,有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书者。”其举例有:《诗序》称六义,全出《周官》;“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一段,全出《礼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全出《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之而欲远之不能之事,全出《左传》;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其文全出于《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叶氏因说:“则《诗序》之作,实在数书既传之后明矣。”此叶氏所谓“专取诸书而为之者”。至杂取诸书所说而重复互见者,如《载驰》之诗,

<sup>①</sup> 张西堂:《诗经六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矣;《丝衣》之诗,卫懿公为狄人所灭,既曰:“绎宾诗矣”,又曰:“灵星之尸”,叶氏谓:“此盖众说并传,卫氏得善辞美意,并录而不忍弃。”至所谓“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书者”,如《驹虞》,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而复继之以蒐田以时,仁如驹虞,则王道成;又如《行苇》,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后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耆养老乞言。叶氏并称:“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

同样赞成卫宏作序的,还有郑樵。郑樵《六经奥论》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意见,他说:“今观其书,所释《鸛鸣》与《金縢》合,释《北山》《烝民》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硕人》《清人》《皇矣》《黄鸟》与《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与《仪礼》合,当毛公之时,《左氏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毛氏之说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郑樵此论在于说明《毛传》渊源有自,认为《毛传》传自子夏的说法是可信的。但他论《毛传》源于子夏,却又认为《序》出卫宏,试想《诗》家传授,若无《序》,如何总括全诗?汉代经学学习有门派、有家法,《毛诗》兴于河间王时,又于平帝时立为博士学,由西汉至东汉卫宏时,流行一百五十多年,《诗》若无序,如何传授讲解?又师有定说,汉代家法不容后学者随意更改,卫宏如何可以每篇重新制《序》?即从叶梦得所引据看,《尚书》《国语》在先秦已经流行,《诗序》与之相同,正说明《诗序》产生之早。至于《左传》,汉初张仓、贾谊皆为传人,足证《左传》在先秦时即已流行,《诗序》未必不能产于先秦时。与叶梦得的论证方法相同,范处义《诗补传》则引孔子之说及《左传》《尚书》相关篇目与《序》相合,论证《诗序》产生在先秦时。他又引证两个特例说明卫宏不可能作序。《诗补传·明序篇》说:“《假乐》之《序》曰:‘嘉成王也。’经文初无‘嘉’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传》皆以‘假乐’为‘嘉乐’,岂尝见今之《诗序》耶?《六月》之《序》,《由庚》之后,继以《南有嘉鱼》,《崇丘》之后继以《南山有台》,皆古诗之次第也,今亡诗之篇次,乃合《由庚》《崇丘》《由仪》为一,此秦火之后,经生为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于毛、卫之徒,则二人者,皆生于秦火之后,当如亡诗

之次第矣!且其诗既亡,其次既乱,毛、卫之徒,何由知古诗之次第、为《六月》之《序》哉?”这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且不论毛公,若卫宏作《序》,只能据汉以后流行之《诗》序《由庚》《南有嘉鱼》等篇次第,而不可能知秦火以前《诗》之次第。

《毛序》出自卫宏,后人往往相信,这是因为自宋儒疑《序》以后,世人对《序》所解《诗》之义表示怀疑,遂不信子夏之说,亦不信毛公之说,卫宏是《序》作者中时代最晚出者,又有《后汉书》作证,故宁信晚出,而不愿信其来有自。其实诚如范家相《诗渚》卷三说:“《毛序》行于新莽之世,去敬仲已百数十年,立之学官,流传天下久矣。然敬仲以一人之私见,起而更益之,其谁肯信?且汉时最重师傅……宏乌能明目张胆以作伪哉?况毛公本古序以作《传》,使宏伪《序》,宁不与《传》相左?……康成与宏略相先后,岂有不知?而以宏之言为子夏之言者,其理甚明。予谓宏与贾徽同受业于曼卿之门,使宏作伪,徽等岂肯听之?”《毛诗》虽晚出,也不至于要到东汉卫宏时才有序,此前若无序,经师如何向学生讲授?故朱彝尊《诗论》说:“论者多谓序作于卫宏,夫《毛诗》虽后出,亦在汉武帝时,诗必有序而后授受,韩、鲁皆有序,《毛诗》独无序,直至东汉之世,俟(卫)宏之序以为序乎?”《诗三百》,类分风、雅、颂,风则有十五国风,各篇题旨不同,经师不言题旨,仅论训诂,然则一篇之诗到底讲什么,学生终堕云雾之中。且《诗》与《书》不同,《书》言事明覈,无序亦不妨理解其理义。《诗》则不同,《诗》以写情志为主,多用比兴,如非历代经师传授,则如何知道其题旨?故马端临说:“《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为什么呢?他说:“就《诗》而论之,《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何也?《书》直陈其事而已,序者,后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经意,亦不过能发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诗》则异于《书》矣。然《雅》《颂》之作,其辞易知,其意易明,故读《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则‘文王受命作周’之语赘矣。读《清庙》者,深味‘于穆清庙’之一章,则‘祀文王’之语赘矣。盖作者之意已明,则序者之辞可略而敷衍附会之间。一语稍烦,则只见其赘疣而已。至于读《国风》诸篇,而后知《诗》之不可无序,而序之有功

《于》诗也。盖《风》之为体,比兴之辞多于叙述,风谕之意浮于指斥,盖有反覆咏叹,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之意者。而叙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苟非其传授之有源,探索之无舛,则孰能预料当时指意之所归,以示千载乎?”<sup>①</sup>马端临此言极有道理,盖以常理推,与古事无不合矣。《诗》,尤其是《国风》,多用比兴,且诗中本辞多写男女之情,如非自春秋以来经师递相传授,何人可以知《关雎》乃美后妃之德、《葛覃》写后妃之本?自《毛诗》问世到东汉卫宏,相去亦一百余年,其间经师讲授,若无《诗序》,如何概括题旨?且《诗序》与《毛传》多相合处,可视为毛公据师说之序而作传,若本无序,毛公凭何为《诗》作传而均合《序》意?即如《关雎》首句,《毛传》说:“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毛传》此解与《关雎》小序及大序皆密合无间,若毛公之前无序,毛公据何解《关雎》与后妃之德有关?亦据何而由《关雎》称风化?又如《郑风·将仲子》,据文辞,所谓女子拒绝情人之诗,《毛传》解“仲子”曰“祭仲”,《正义》说:“祭仲数谏庄公,庄公不能用之,反请于仲子兮,汝当无踰越我居之里垣,无损折我所树之杞木,以喻无干犯我之亲戚,无伤害我之兄弟。段将有害,我岂敢爱之而不诛与?但畏我父母也。”是《毛传》注“仲子”,明谓此诗写庄公与叔段之事,此正与《序》言:“《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相合,若毛公不见此《序》,如何便注“仲子”为“祭仲”?且全诗三章,仅此首句注祭仲,其余各章、各句不再引史事,若无此序,《毛传》突兀注一“祭仲”,到底要说明什么事呢?正是毛公见此序已经明言诗义,故不再赘辞,可见《序》出于毛公之前。此其一;其二,《毛传》与《序》多合,则《诗》之题旨何待东汉卫

宏出始定《序》?其三,《毛传》亦有与《序》不合者,卫宏是东汉人,传习《毛诗》,信守家法,其作《序》为何会与《毛传》相左?理不必如此。前引叶梦得说《序》之言皆出先秦诸书流行之后,以证《序》为卫宏所作无疑,我们认为他是孤立地看待材料,而没有考虑汉代经学教学的特点。又不仅于此,如据范处义《诗补传·明序》<sup>②</sup>说,《序》多有与古书尽合且有补之者,如《春秋》止书狄入卫,不云灭,《诗序》则云灭;《春秋》止言城楚丘,不言封,《诗序》则言齐桓公救而封之;《春秋》不书曲沃伯为晋侯,《诗序》则曰美武公始并晋国;《春秋》不书僖公修泮宫,《诗序》则曰僖公能修泮宫。如此古事,《左传》不记,东汉卫宏据何而能知其详?故是毛公世传师说,能补《左传》不书之事。而后人则断无可能凿空作《序》。叶适《习学记言》卷六《诗序·周南召南至豳》说:“欲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愈远矣。”自毛公以迄卫宏,若《毛诗》本无序,各家自为之说,何能长久保持一家之法而不变?若各自为说,《诗》之旨自难与古书相合,亦当如今人读《诗》,尽按文辞而可断《风》诗多为男女情爱,何能保持一贯,维持教化之说?

再据前代文献著录考订,亦可证《序》出卫宏之前。据《汉志》,《毛诗》较三家诗独多一卷,则是以《序》为一卷故。王引之《经义述闻》四《伏生尚书二十篇说》称:“《诗》《书》之有序,或别为一卷,或分冠篇首。”《毛诗》二十九卷者,“此盖以《序》别为一卷,次于二十八卷之后者也”<sup>③</sup>。然则卫宏作《序》之说,实如《韩诗》之薛汉父子《章句》,在《韩诗》传授过程中据有重要地位,而其《诗》仍是《韩诗》,未可称“薛诗”。又薛汉弟子杜抚,“定《韩诗章句》,建初中为公车令,数月卒官。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注’”<sup>④</sup>。仍不能取代《韩诗》及《薛君章句》。黄以周《经说略》—《论诗序》说:“《郑笺·十月之交

① 《经义考》卷九十九引,光绪二十三年浙江书局刊本。又刘知幾《史通》说:“《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序,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是据教学原理论《书》亦须有《序》。

② 《通志堂经解》本,第8册,第7—8页。

③ 《四部备要》本。

④ 《后汉书·儒林·杜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73页。

序》云:‘刺幽王,当言刺厉王。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郑志》云:‘《丝衣》序,高子之言,非毛公后人著之。’据此,《诗序》在毛公之前,其传已久,而卫宏晚出,其《诗序》岂毛公所及见乎?抑郑君与卫宏时代不甚远,岂卫宏作《序》,郑君有不及知而妄为斯说乎?且范《书》言宏作《序》,别为之《序》耳,非今之《诗序》也。是犹郑君序《易》,非即《十翼》之《序卦》、马融《书序》,非即古《百篇序》也(原注:郑君序《易》,见《世说·文学篇》注,马氏《书序》,见《书·泰誓》正义)。则谓《诗序》作自卫宏者,尤不可信矣。”<sup>①</sup>黄以周所言甚有道理,卫宏作《序》,当非《毛诗序》。或以为所谓卫宏作《序》,其实是指卫宏记毛公之后各家诗说。苏辙《诗集传》卷一说:“孔子之叙《书》也,举其所为作《书》之故,其赞《易》也,发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尝详言之也。非不能详,以为详之则隘,是以常举其略以待学者自推之,故其言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夫唯不详,故学者有以推而自得之。今《毛诗》之叙,何其详之甚也!世传以为出于子夏,予窃疑之。子夏尝言《诗》于仲尼,仲尼称之,故后世之为《诗》者,附之要之,岂必子夏为之?其亦出于孔子,或弟子之知《诗》者欤?然其诚出于孔氏也,则不若是详矣。孔子删《诗》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诗》之叙未尝详也,《诗》之亡者,经师不得见矣,虽欲详之而无由,其存者将以解之,故从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说。是以其言,时有反复烦重,类非一人之词者。凡此,皆毛氏之学,而卫宏之所集录也。”苏辙以孔子、子夏教《诗》,不能如《毛序》之详发问,故以为今传之《序》乃毛氏之学,卫宏集而录之。苏辙并不主卫宏作“序”,但谓其总集毛氏之学,且据孔子之教不能详而生疑,有一定道理。这个说法其实从《隋书·经籍志》“先儒相承,谓《毛诗叙》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又加润益”之说而来,但排除掉子夏作《序》的说法,而取卫宏润益之说。对于苏辙这个观点,曹粹中又据而论说:“《毛传》初行之时,犹未有《序》也,意毛公既托之子夏,其后门

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至宏而遂著之。后人又复增加,殆非成于一人之手,则或以为子夏,或以为毛公,或以为卫宏,其势然也。”曹粹中以为子夏不作《序》,且称《毛诗》初行时无《序》,此说我们不取,但他以为卫宏集《毛诗》各家师说而著为文字,有一定道理,可能就是《后汉书》说卫宏作《序》的意思。曹氏认为《毛传》初行时无《序》,理由是:“‘羔羊之皮,素丝五紵’,《毛传》谓:‘古者素丝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其说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且以退食为节俭。’其说起于康成,毛无此意也。‘维鹄有巢,维鸠居之’,《毛传》谓:‘鹄不自为巢,居鹄之成巢。’其说如此而已,而《序》云:‘德如鸛鹄,乃可以配焉。’‘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传》云:‘能与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而《序》云:‘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则与《传》意先后颠倒矣。《序》若出于毛,亦安得自相违戾如此。”<sup>②</sup>

曹氏谓此引各句,《毛传》与《序》不相合,然观《羔羊》句,《毛传》称“素丝以英裘,不失其制”,已寓节俭之意。故孔《疏》说:“毛以为召南大夫皆正直节俭,言用羔羊之皮以为裘,缝杀得制,素丝为英饰,其紵数有五。”并非不合《序》。又如《鹄巢》诗,其首章言:“维鹄有巢,有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下二章亦然。是此诗主旨写女子出嫁,而以鹄有巢为喻君有室,出嫁女子能居之,故《毛传》称“鹄不自为巢,居鹄之成巢”。那么出嫁女子是谁呢?《毛传》于下句解为:“诸侯之子嫁于诸侯,送御皆百乘。”此说已明,是全诗写诸侯之女出嫁,如鸛往居鹄巢,故《序》言:“《鹄巢》,夫人之德也。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鸛鹄,乃可以配焉。”据孔《疏》,鸛鹄本有均一之德,伺其子,旦从下而上,暮从下而上,平均如一。故《诗》特以鸛鹄为喻,已含均一之德意思。此外,曹氏所举《序》言,乃后序之一句,若要探讨《毛传》是否与《序》相合,应举《序》之首句,而此《序》首句乃“夫人之德也”。

① 《清经解续编》本,清光绪十四年刊本。

② 《经义考》卷九十九引,清光绪二十三年浙江书局刊本。

自唐成伯瑜以来,后儒多同意其倡《诗序》首句之说,若此,则曹氏引《后序》以责毛公,似亦难服人。曹所举《君子偕老》例亦然。诗首章云:“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据此章所言,是以君夫人能与君子偕老,其德应“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如若不然,所谓“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毛传》据《诗》辞训诂,亦以“副笄六珈”解为后夫人之首饰,其与《序》说:“刺卫夫人也”,不能说不合。孔《疏》说:“毛以为,言夫人能与君子俱至於老者,首服副饰而著衡笄,以六珈玉为之饰,既服此服,其行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如山之无不容,如河之无不润。德能如是,以象骨饰服而著之,是为得宜。此子之德,与服相称以此。可谓不善,云如之何乎?言其宜善也。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为淫乱,不能与君子偕老乎?”孔颖达此解应是符合《毛传》之意的。

最可证明者,《诗序》多有在卫宏之前者,如《柏舟》,《诗序》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是以此诗写仁人不遇的忧伤。但自刘向《列女传》记为卫宣夫人守节之诗,宋朱熹遂弃《序》从《列女传》以为是“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如果《诗序》作于卫宏,则西汉人不得用仁人、小人之义矣。但我们看到即刘向在上封事引此诗“忧心悄悄,愠於群小”说:“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正与《小序》相合,此证《列女传》引诗可能并非刘向本意。又其《说苑》引此诗后说:“《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后可与济难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众也。”亦与《序》称仁人、小人之义合。刘向之前,西汉初贾谊《新书·容经》亦引此诗,说:“夫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文。富不可为量,多不可为数。故《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棣棣,富也;不可选,众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亦无关妇人,而切合《诗序》。又《孔丛子·记义》载:“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孔丛子》后世疑为伪书,然其所记事迹往往与古书合,故今人以为其材料渊源有

自,不能全作伪书看。即以此条材料论,其记孔子评论《柏舟》,与《孟子·尽心下》以此诗论孔子颇相合。《孟子·尽心下》载:“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观西汉及西汉以前对此诗的引用、评论,皆与《诗序》合,若说《诗序》要到东汉卫宏始作,则无可解释这些材料。

《毛诗》中序与传相合的尚多,有的竟与后人所说的续序也相合,如《桃夭》即是。《桃夭》小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据后人的说法,“后妃之所致也”当为首序,其余为续序,但诗中“宜其室家”句毛传说:“宜,以有室家无踰时者。”其义正与续序的“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相合。这是传与续序相合的例子。其二、三章“有蕡其实”“其叶蓁蓁”句,毛传分别解为:“非但有华色,又有妇德”“有色有德,形体至盛也”,与首序“后妃之所致”亦相合。这首诗中,毛传与首序、续序均相合,则又令人对后人的续序说法,有所疑虑了。

综观《毛诗》,《传》多合《序》,偶有不合者,但亦不违。如《兔置》,《序》言“后妃之化也。《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此诗《毛传》训诂与传皆未有与《序》切合之辞,但此诗言“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其意甚明,故《传》不须明言也。又如《樛木》,《序》言:“后妃逮下。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传》似未有言“逮下”及“无嫉妒”之词,但此诗《毛传》标“兴”,则须与《毛传》标“兴”之解《诗》特征结合以求。按,《毛诗》首标“兴”以解《诗》,其特征是先通训诂,再论时事。它首先将“兴”标出来,并且具体到某一句,这是因为自孔子之后,兴得太远,何为兴,如何兴,学子已不知,故须揭明。然仅一兴字不够,还须辅以序,说明《诗》所论的时事,是故“兴”须与《序》合观。故知《毛传》乃综合并总结了孔门论诗方法,并加以学术化。故凡标“兴”之《诗》,皆须分外留意,须与《序》结合以观《诗》。此一点,余将撰专文讨论。

## 二、国史所作说讨论

宋人还有一种说法,以为《诗序》是国史所

作。此说见于程颐《二程语录》,其称:“安节问:‘小序何人所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见矣。《序》中分明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国史,则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当时无《小序》,虽圣人亦辨不得。”按,此说显受《诗大序》影响,以为《诗序》当为国之史官所作。《诗大序》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此段文字似有含混误解的地方,“吟咏情性”,一般都以为指诗人,但此句主语是国史,遂让人以为国史也是诗人。宋辅广《童子问·诗传纲领》因而说:“此节则言作诗之人耳,此义虽失,然其文势血脉固当及此也,先生辨其误明矣。然所谓说者欲盖其失,乃云国史细绎诗人之情性而歌咏之,以风其上,则不唯文理不通者,何也?曰:《序》但云‘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其意只是言作诗之人耳,初不曾言细绎诗人之情性也。今乃云然,故以为文理不通。”辅广认为“吟咏情性”只能是指诗人而言,国史不可能细绎诗人情性而歌咏之。辅广这段话当是针对孔颖达《正义》所说。按,孔颖达《正义》说:“上既言变诗之作,此又说作变之由。言国之史官,皆博闻强识之士,明晓于人君得失、善恶之迹,礼义废则人伦乱,政教失则法令酷,国史伤此人伦之废弃,哀此刑政之苛虐,哀伤之志,郁积于内,乃吟咏己之情性,以风刺其上,觐其改恶为善,所以作变诗也。国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变风、变雅之下,则兼据天子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晓得失之迹,哀伤而咏情性者,诗人也,非史官也。《民劳》《常武》,公卿之作也,《黄鸟》《硕人》,国人之风,然则凡是臣民皆得风刺,不必要其国史所为。此文特言国史者,郑答张逸云:‘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矇歌之,其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国史掌书,故托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谓之史,不必要作史官。《驹》

云:‘史克作是颂。’史官自有作诗者矣,不尽是史官为之也。言明其好恶,令瞽矇歌之,是国史选取善者,始付乐官也。言其无作主,国史主之,嫌其作者无名,国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国史主之耳。人伦之废,即上礼义废也;刑政之苛,即上政教失也。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正义》此说的确有些前后矛盾。前段既说国史“吟咏己之情性,以风刺其上,觐其改恶为善,所以作变诗也”,则是以“变诗”出于国史所作,则国史即诗人,而吟咏情性,亦指诗人言。但下段孔颖达又说“明晓得失之迹,哀伤而咏情性者,诗人也,非史官也”,似与上段所说牴牾。

程子此说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如李樗说:“《诗序》必是当时人所传,国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sup>①</sup>此说的依据是王安石所说:“世传以为言其义者子夏也,《诗》上及于文王、高宗、成汤,如《江有汜》之为美媵,《那》之为祀成汤、《殷武》之为祀高宗,方其作时无义以示后世,则虽孔子亦不可得,而知况子夏乎哉?”《江有汜》第一章云:“江有汜,之子于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从字面上看,写女子的自悔之辞,但《毛序》说:“美媵也。勤而无怨,嫡能悔过也。文王之时,江沱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数,媵遇劳而无怨,嫡亦自悔也。”的确,如果没有《毛序》,如何便知是美媵也。《毛传》解第一句,亦曰:“嫡能自悔也。”是据《序》而作《传》。对程颐的“国史”之说,朱熹表示反对,他说:“《周礼》:史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其职不过掌书,无掌诗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干国史甚事?”<sup>②</sup>以为国史之职掌书不掌诗,对此,明蒋悌生则提出相反意见,说:“古者史掌书,瞽诵诗,朱《传》据此以明国史二字之失,固为允当。然细推之,史掌文书,则凡文书皆当属史氏所掌。意者,采诗之时,皆总诸国史,条其篇类,明其义理,然后传授瞽矇,使诵于王之左右,不然,则瞽乃无目之人,若非他人相而诏之,又何从知其条类义理而诵之邪?”<sup>③</sup>诚如蒋悌生所说,史籍载史官掌书,其“书”当是大概念,观《周礼》所记史

① 《经义考》卷九十九引,清光绪二十三年浙江书局刊本。

② 《渊鉴斋朱子全书》卷三十五《诗》“狡童”条,清康熙五十二年刊本。

③ 《经义考》卷九十九引,又见《五经蠡测》卷三《毛诗·小序辨说》,《通志堂经解》本,第16册。

官有大史、小史、御史、外史等,所职掌涵盖典章制度、典籍文书、朝会礼仪,甚或占卜预算,不能据“史掌书”一语就说史官不掌《诗》。前引孔颖达《诗序·正义》,虽对国史是否诗人上,前后有矛盾,但他引郑玄说“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矇歌之,其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则国史亦掌诗,朱熹称国史掌书不掌诗,是不对的。就以上材料看,《诗序》作者诸说,其实是以国史说最早,因为最有依据的子夏说也源自郑玄,而国史说则《大序》已明言之。《大序》尽管有争议,但产生在郑玄之前是没有问题的。《诗大序》代表了汉人的意见,也是《毛诗》的意见,如果《诗序》如郑玄所说是子夏所传,为什么《诗序》中一点也不没有反映呢?甚至也没有反映孔子的意见,而都

是从王道、礼义、教化论,的确像是国史的口吻。

但是这种说法仍有疑惑。如果是国史作《序》,那这国史是何时的国史呢?《诗》三百十一篇,上自周初,下至春秋中,其间六百余年,一《诗经》之《序》,是多少国史为之?若唐人《诗序》首句之说成立,观三百十一篇《诗序》首句,体例及解题语言基本相同,实在看不出经过了六百多年多少国史之手。且后儒所说国史作《序》,乃据周人礼乐教化制度而言,然至春秋时,周王已无此制度,其他诸侯国,更无此条件和能力,且其作《序》,如何服人?

以上是《诗序》作者的主要意见,也是影响较大的说法。至于王安石说诗人自制,以及郑樵称“村野妄人”所作,均未引起反响,故不须多辩。

## A Discussion on the Author of *Mao's Prefaces to the Book of Songs*

Fu G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tends the discussion from the argum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udies related to the *Book of Songs* (《诗经》) about who was the author of *Mao's Prefaces to the Book of Songs* (《毛诗序》). The possible candidates in the long list included Confucius, Zixia (子夏), Mao Heng (毛亨), Mao Chang (毛萇), national history writers (国史), Wei Hong (卫宏) and various poets who contributed to the *Books of Songs*. Among these candidates, the view of Wei Hong as the real author was most influential. Through studying and organizing relevant materials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es on the *Book of Songs*, we find that neither the view of Wei Hong as the real author nor the view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writers as the real authors are believable. As for those so-called follow-up prefaces mentioned by our predecessors,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y should be concretely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ome of the prefaces that were thought as follow-ups actually had their corresponding writings in *Mao's Commentary Notes on the Book of Songs* (《毛传》), and therefore they were not necessarily added by scholars of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Mao's Prefaces to the Book of Songs* (《毛诗序》), the *Book of Songs* (《诗经》), Wei Hong (卫宏)

(责任编辑 管 琴)